



族語網絡就像是蜘蛛網

蜘蛛吐絲成網，先找到一個點，吐出一條線，各線縱橫交叉構成一個面，這就是蜘蛛網。絲線強韌就不會斷，絲網均勻密佈，蟲焉逃哉。用蜘蛛網做模型，把蜘蛛換成族語。我們來評估「族語織網」的韌性與密度。

作為族語網的點：從語言本身來看，有教材、詞典、語法書、新創詞；從語言教學來看，有學校教育、直播教學、師徒制；從師資來看，有族語專職人員、族語支援人員、師資培育；從測驗來看，有族語認證、學習評量；從獎勵來看，有全國語文競賽、族語單詞競賽、戲劇競賽；從族語長期發展來看，有族語文學獎、族語維基。

作為族語網的線：如教材，有教育部部定十二階族語教材、原民會四套教材，是一條完整的線；如詞典，有一套16族線上詞典及各族個人或團隊出版的詞典，但是尚未分類發展，或是配合教材的規範學習詞典、或是大型綜合詞典等等不同功能的詞典。

作為族語網的面：族語新聞與全國語文競賽（其中尤其是情境式演說、讀者劇場）這兩個點最困擾的是新創詞，沒有適當詞彙來表



族語織網



如同

蜘蛛網

クモの巣のような民族言語のネットワーク
The Indigenous Language Network is Like a Spider Web

文 | 林修澈（本期執行主編）

圖 |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



12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。

達新事務的概念，又不敢直接借音（音譯）來說，常常處於有口難言的困窘。新創詞這條絲線在音譯或意譯之間的政策不明確，行政不及時，於是成為族語網的破口。

族語教材是族語教學的根本

族語教材應該是一切測驗的依據，但是族語認證卻漸漸脫離教材，發展出自己的測驗題庫。構詞與造句，應該是學習的兩個重點，老師從課文去提煉出來教學生反覆演練。不過這種演練部分，似乎也漸漸轉為教材必須增闢篇幅來承擔。國教署委請政治大學正在嘗試編輯進階版教材。進階版需要搭配的是文法書、詞典。還有更基礎的正字法困擾，字形不穩定（阿美族的o與u之爭、布農族的喉塞音之爭）。搭配不如理想，編輯工作也倍覺艱辛。

語法書提煉句型

學習族語，不必很理論去講語法，但是要

明確有句型概念與造句練習。目前的語法書是學術研究的語法書仍有不相契合之處。真正需要的，是能被教師讀懂、能被轉化為

句型卡、圖卡、動詞桌卡、學習單、讀者劇場與情境任務的「教學語法」。直播教學現場清楚顯示，學生常見的困難不只是單詞量不足，而是不知道如何把單詞放進句子。只有當拼音、詞彙、句型、口說、對話與敘事被系統性串接起來，學生才可能從「跟著唸」走向「自己說」。

新創詞是最大困擾

族語要進入現代社會，必然面對新創詞與翻譯的挑戰。從AI、網路、雲端、演算法，到歷史正義、轉型正義、公共政策、醫療照護，

族語教材應該是一切測驗的依據，但是族語認證卻漸漸脫離教材，發展出自己的測驗題庫。構詞與造句，應該是學習的兩個重點，老師從課文去提煉出來教學生反覆演練。不過這種演練部分，似乎也漸漸轉為教材必須增闢篇幅來承擔。





語法書。

族語教師是網中最關鍵的點。現職教師受過正規師範教育，他們懂得教學。但是他們在族語教學人員裡只佔一成，其餘九成人員，如族語專職教師、支援教師、耆老型教師等，空有深厚語言能力，很難做好班級經營。

許多概念都要求族語重新命名、重新解釋。新創詞不只是「中文對族語」的轉換，而是文化理解、世界觀延伸與社會共識的形成。音譯容易流通，但可能削弱族語特色；意譯貼近文化，卻可能冗長難用；文化延伸最有深度，卻需要族人共同理解與接受。良心建議：如果多參考同為南島語系的語言，如印尼語、馬來語、毛利語、大溪地語等，吸取經驗，或許更能在意譯時找到詞根。

詞典必須有不同類型

原民會編輯一套16族詞典（2007-2012），這是涵蓋各族的詞典，對於大部分的族，都是無中生有的第一部詞典。編纂的艱辛過程，可以參看「原教界」第37期（2011年2月）的「族語詞典的編纂」專輯。但是這套詞典與族語網的各個點之間的連結性有多高，則

值得推敲。教材的詞彙是否收錄，國語語文競賽的朗讀比賽、情境式演說、讀者劇場等項目需要的詞彙是否收錄，新創詞是否有適度反應到可以協助族語新聞播報的需求。對許多學習者而言，學族語最常遇到的挫折，不是單詞

太難，而是「查無此詞」。無論是準備族語認證、撰寫族語文章、翻譯劇本、參加文學獎，或在課堂上設計生活會話，學習者都必須不斷查找詞彙。對於連結性不高這一點，很難苛求，因為族語網是逐步完成的。但是詞典新編的工作，應該要列入時程。辭典若只是靜態的





2025年維基媒體國際年會，世界各國維基百科成員用手比出“W”字形。（圖片來源：維基媒體國際年會籌備會提供）。

詞條庫，便難以支撐真實語言使用；辭典必須逐漸成為動態的語言基礎設施，能提供例句、語境、發音、方言差異、衍生詞與使用說明。

族語單詞競賽慎選詞彙

單詞競賽對於低年級是有意義的，對於中高年級是否應該升階到造句或對話也應予考慮。單詞是否可以連結教材、認證、朗讀、演說、戲劇等項目，可能要調整。詞彙不是孤立存在的。單字要成為真正可用的語言，必須進入句子、情境、生活。可是，若競賽只剩下速度、分數與名次，單詞就可能被切離語境，變成另一種壓力。

評量與認證是檢驗的標準

族語認證的開辦早於族語教學。族語評量似乎尚未啟動。族語教材，由九階延伸到十二階，都是採用「階」的觀念。因為族語學習的

學生，其族語能力在進教室之前，已經有強弱高低之分，同班教學非常困難。族語評量可以做到能力分階上課。但是目前連同語上課都難完全契合，同語同階上課便成奢求。族語認證，是萬眾矚目的考試，考試的方式（用到機器答題）、考題的格式（克漏字）都受到注目，通過者的族語能力是否可以會話或教學？

引發更多談論。層級越高的考試，越涉及詞彙的困擾（新創詞在生活的私用詞彙轉到考試或教學場合的公用詞彙，可以直接援用或必須改換？）原民特考納入族語能力認證的第一年，報考人數立刻腰斬，減少一半。那一年要求的族語能力只有初級而已。

族語教師是必須正視的問題

族語教師是網中最關鍵的點。現職教師受過正規師範教育，他們懂得教學。但是他們在族語教學人員裡只佔一成，其餘九成人員，如族語專職教師、支援教師、耆老型教師等，空有深厚語言能力，很難做好班級經營。他們在每週有限的課時中，必須同時承擔語音、詞彙、句型、文化、認證、競賽、行政溝通與數位教學等多重任務。每週一節課的限制，更讓族語教育承受高度壓縮：要教會話，又要顧認證；要談文化，又要練競賽；要照顧零起點學生，也要培養優秀選手。這種多重任務其實缺乏制度的支持，而陷入孤軍奮戰的困境。



戲劇因而形成家庭共學機制，讓語言從課堂返回家庭。它也迫使學習者在情境中使用語言，面對詞典查不到整句、詞彙無法直接對應、台詞要讓觀眾聽得懂等問題。這正是族語活化最真實的現場。



2018年11月30日瀨危語言成果展討論師徒制的成效。



族語師資培育是當務之急

族語師資培育，是一個必須嚴肅對待又刻不容緩的工作。傳授一般的教學法，容易。傳授族語本身的教學法，是前所未有的事，該如何做？

直播共學可以突破地理限制，卻也需要清楚的能力階梯、教具支援與學習紀錄；專職教師有穩定場域，卻仍需行政支持與專業社群；支援教師與耆老能帶來生活語感，但也需要教學方法與制度保障。若教師這個節點撐不住，教材、評量、認證與競賽便難以真正落地。

師徒制是族語傳承最根本的方法

族語復振更不能只停留在學校。許多文章共同指出，族語之所以流失，是因為它慢慢離

開生活。

師徒制的經驗提醒我們，語言能力不只來自教材與考試，更來自長時間與長者相處、聊天、祭儀、歌謠、傳說與日常互動。對瀨危語言而言，教材、辭典與語法書提供保存依據，但語言真正的生命仍存在於人與人的交流。師徒制之所以珍貴，正因為它重新建立了語言與生活的關係。學習者不只是背詞、讀句，而是在生活中慢慢養成聽力、語感、膽量與文化理解。

語推組織如何善用

族語推動組織很像原民會語言事務的派出單位，專做審查小組、共識會議、文本審查、公共標示翻譯與AI語料推動。表面上是行政流程，實際上卻是族語進入公共領域的制度門檻。當地名、站牌、教材、考試或AI系統等，需要使用族語時，就成為公共決策問題。沒有文本，就沒有擴散；沒有審查，就沒有可信度；沒有共識，就沒有公共使用的正當性。

族語復振因此不只是熱情工作，也是一場制度治理能力的考驗。

戲劇競賽影響深遠

戲劇競賽也有相同的意義。一場族語戲劇，表面上是舞台表演，背後卻牽動整個民族社會：耆老提供故事，教師整理劇本，學生背誦與演出，家長陪伴練習，學長姐帶領學弟妹，部落共同見證。尤其當孩子把全族語劇本帶回家，家長即使原本不會說族語，也開始陪著看、陪著念、陪著學。戲劇因而形成家庭共學機制，讓語言從課堂返回家庭。它也迫使學習者在情境中使用語言，面對詞典查不到整句、詞彙無法直接對應、台詞要讓觀眾聽得懂等問題。這正是族語活化最真實的現場。

文學、族語新聞、族語維基

文學與媒體，則讓族語進一步走向公共世界。族語文學獎不該只是兩年一度的競賽，而應成為族語教育成果的延伸。若歷屆作品能依語別、文類、主題與難易度整理，轉化為教材、閱讀文本、朗讀材料、測驗題庫與數位內容，文學便能回到族語教育網內，成為培養閱讀與書寫能力的重要資源。

族語新聞亦是如此。原住民族電視台族語新聞開播二十年，努力提煉族語成為可以承載現代世界的語言。

族語的尊榮感，充分體現在族語維基上。目前已經有5種族語上網。在家裡打開電



族語織網的19項架構。

腦，就可以隨性所致去敲打自己的族語，來與現代知識連結。與族語的距離很近，族語振興可以在家不出門。

多點多線共織一張網

回到「織網」這個隱喻，我們可以更清楚看見本期各篇文章共同指出的方向：族語復振不能只補單一破洞，而必須補整張網。辭典要接住新詞與語境，教材要接住教學現場，語法書要轉化為可教工具，評量要回

饋學習，認證要連結真實能力，師資要獲得穩定支持，競賽要回到語言使用，文學要進入教材與閱讀，媒體要創造公共空間，語推組織要建立共識與制度，家庭與部落則要讓族語重新被聽見、被回應、被使用。

族語的未來，不是某一個點的單線推進，而是多線不斷修補、加密、延展去共織的一張網。這張網的每一個結點，都有人在其中辛苦工作：有老師在教室裡引導孩子開口，有長者在日常中保存語感，有編者在字句間尋找平衡，有命題者在制度中追求公平，有主播在鏡頭前翻譯當代世界，有家長在客廳裡陪孩子練台詞，有年輕人嘗試用族語寫下自己的故事。當這些努力，彼此看見、彼此支撐，族語才成為能夠持續生長的生命，而不會只是被保存的對象。◆